

人世间

逝去的人与活着的村庄

夙袅袅

在父亲离开的那一天，我和村庄再次有了交集。

那栋矗立在公路旁曾让村民们艳羡不已的房子，正从遥远的记忆中醒来。从公路的方向一眼望去，可见一块块有序垒砌的方形大石头闪着青白色的光，那是高高隆起的地基。地基上方是一面大大的照壁，照壁上贴着当时流行的马赛克拼成的“松鹤延年图”。如今仙鹤的翅膀已然丢失，青松也在岁月的风尘中失去了翠绿，我的父亲也驾鹤西去。有些破碎的台阶依旧可看出当年的气象，台阶上方两扇朱红色的大门敞开着，门上的油漆斑斑驳驳。门两旁那副用瓷砖拼成的对联，早已松松垮垮，硌得人眼睛生疼。青灰色的水泥院子里，有一个装饰着蓝白马赛克的弧形花坛，一丛丛红色的月季野蛮地生长着，仿佛要蹿到天上去。院子的台阶上方是一个连廊，连廊正中客厅的两扇铝合金门大开，仿佛一个被缚住双手的巨人无力地张着大大的嘴巴。

我拖着沉重的步伐挪向那扇门，把父亲那张大大的黑白照片，轻轻地放在一张快褪尽朱红色的矮小长桌上，然后跪在一旁……我穿着临时赶制出来的简陋粗布白衣，头戴一顶由白色粗布简单缝制的漏斗形帽子，拿着玉米秸秆做成的孝棒——孝棒很轻很轻，也许这就是灵魂的重量吧。按村里的习俗，下葬当天不允许女人到坟场，于是我跟在抬棺的人群后面，拖着那根轻得一阵微风便可吹起来的孝棒，走上了房前由父亲捐资修建的

那条路。这条路让我想起了客厅墙上悬挂的牌匾，父亲告诉我匾上的画和字出自村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者之手，而牌匾则是村干部亲自送到家里的。说这些话时，父亲的眼睛里闪着光芒。

办完了父亲的葬礼，我同母亲返回城里，空荡荡的大房子，少了父亲微胖的身影。父亲就这样不声不响地离我们去了，甚至都没来得及说一声告别。从那天开始，每年我都陪着母亲到父亲的坟前祭奠。日子像村头的那条小河一样哗哗地流走了，我也从青葱少女变成了妻子和两个孩子的母亲。这一切，我想父亲都是看得见的。

叶落归根，父亲应该愿意回到生他养他的村庄，那里有他艰难的童年、意气风发的少年和功成名就的中年。频繁的往返，让我开始重新打量这个村庄，一些儿时的记忆和现实开始交叠，我同村庄由陌生重新变得亲密起来。

几年前，一条宽阔笔挺的高速公路绕过村庄，原本那条穿村而过、车马喧嚣的国道被打入了冷宫，变成了一条真正意义上的村中路。一座铁质红漆的高大门楼上，村庄的名字在灿烂的阳光下被烫上了气派的金边。被阳光晒得黝黑的村民，脸上闪着健康的光泽，堆叠的皱纹和残缺的牙齿彰显着浓烈的热情；头发斑白的汉子们在靠近马路的商店门口，互相递着香烟，用淳朴的方言谈论着；新建的广场上孩子追逐打闹着，被夜雨濯过的健身器材坠着还未来得及逃

走的雨……

在袅袅的炊烟和清晨的薄雾中，村庄缓缓醒来，一条老狗在废弃的国道上撒着欢奔跑。一只出壳不久的小鸭子跌跌撞撞地横穿马路，老狗来了个急刹车，然后疑惑地看一眼小鸭子摇摇摆摆的背影。蜜蜂忙碌地穿梭在一片片洁白的苹果花中，树下新翻的土地里冒出一丛从茂密的韭菜苗。不远处一排排整齐的塑料薄膜覆盖着晶莹的水珠，花生娃娃正探出一个个绿油油的大脑袋仰望着微亮的天空。风吹过远处金黄的麦田，荡起一层层迷人的浪花。

在灯火阑珊和漫天繁星中，村庄慢慢睡去。不肯睡觉的孩子拉着光膀子的父亲并排躺在屋顶的平台上，指着天上的星星追问牛郎织女的结局；坐在摇椅上的奶奶挥动着手中的芭蕉扇，驱逐叮在小女童粉嘟嘟脸上的蚊子，小女童在梦中咯咯地笑起来……

我相信每一个村庄都在孜孜不倦地书写着自己的故事，每一位从村庄里走出去的人都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家乡。无论你走到哪里，每个人最深的根都藏在村头那棵历经岁月沧桑的老槐树下，每个人的记忆深处都有一棵迎风起舞的红枣树。村庄的味道是酸甜的黄杏、是嚼在嘴里的新麦、是炉灶下煨熟的地瓜、是摆在炕头上脆生生的苹果……

故乡是父亲曾经的家和最后的归宿，在这样一个静谧深沉的夜里，我执笔纪念去世的父亲和依然活着的村庄，还有许多数不清的爱和牵绊。

童年时的杨甲河

刘宗俊

童年的夏日午后，酷热难耐，火辣辣的太阳像一个大火球炙烤着大地。

这时，村南的小河就成了孩子们消暑纳凉的好去处。趁家长午睡的间隙，我们常在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们，就像提前约好了似的，一个个低头猫腰地溜到了村外的小河边。

村南的小河，自东河沟蜿蜒曲折而来。孩提时代的夏季不像现在，那时老天爷顺着性子来，常常是两天一小雨，五天一大雨，下得那叫酣畅淋漓。

村子与后山村相邻，后山村西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公路——林门路，公路以西、门楼工业园以东是一条南北走向的河流，我们小时候叫它“杨家河”，现在规范的叫法是“杨甲河”，我们村南的小河蜿蜒曲折地流到此处汇集。杨甲河河底有埋在沙里的沙蛤，河边的石头缝里藏着小蟹子，轻易就能逮着，它们在我们眼里只是捉鱼时顺带捉的“附属品”。

那时候，夏天雨水多，时常发大水。河床中间由于上游湍急流水的冲击堆满了砂石，河床两边则有水流断断续续地淌着，到低洼处又汇集到一处，冲出一个接一个的倒漏斗状沙土丘。沙土丘的交会处，水流湍急，要想堵住一头，一个人的能力再强也心有余而力不足，几个小伙伴齐心

协力就游刃有余了。先用大一点的石头堵个大水包，在大石头中间填充上小石头，最后用泥巴或杂草堵住缝隙。鱼有一种本能，发现上游来水突然变小，能意识到危险，纷纷逆着水、侧着身子往上游窜，想在断流前回到主河道。这正中了我们的意，于是顺着水流往下寻，手到擒来，可以捉到很多鱼。

俗话说：深海潜蛟龙，大鱼藏深水。要想捉到更多更大的鱼，那就要“擢水堵湾”。就是沿着深水湾，用石头、泥巴和水草围成一个坝，将水湾中的水“擢”出来。水湾看似不大，但要把水擢干，也着实不容易。几个人用手当瓢轮流使劲擢，湾里的水渐渐变少，搅得鱼儿躁动不安，横冲直撞，时不时地撞到我们的腿脚。越接近成功，就越面临很多困难和不可预料的事情。湾内的水少了，湾外的就会往里渗，泥草堵的坝就开始溃塌，需要不停地堵漏，有时堵不住，泥坝就垮了，功亏一篑。一般将水擢到脚踝处，鱼的脊背就已经清晰可见了。这时就要往河滩上擢，水从下面渗走了，留下的是活蹦乱跳的鱼儿。

为了有更多的收获，我们想了很多招数，其中“诓鱼”不失为一种简单有效的好办法。所谓的“诓鱼”，就是

在与水流垂直方向挖一条口袋状水沟，让水向高处流。远远地看见鱼儿游进了预先设置的“口袋”，迅速跑过去，麻利地堵住进水口。因为“口袋”的底部地势较高，堵住后水很快就渗光了，鱼儿离开水在沙地上直蹦跶，只管捡拾就是了，这叫“拾干鱼”。不过，鱼儿也很聪明，经过几次设伏后，它也渐渐地长了记性，不再轻易入“套”了。

每到雨水丰沛的七八月份，杨甲河上游的洪水常常滚滚而下。暴雨过后，我们几个小伙伴瞒着家长，偷偷溜到河边看发大水的壮观场面。被家长知道后，轻则被揪耳朵，重则屁股上会挨一顿笤帚。就算说破天，家长也不会相信我们只是单纯地去捉鱼摸蟹。在河里的浅水区洗澡家长也不担心，就怕我们在水流湍急、低洼不平的“老鳖湾”洗澡，这个地方因为洗澡出了不少事。孩子嘴硬，发誓起咒都没用，身体是诚实的。家长在我们身上用指甲划一下，如果划出一道清晰的白痕，就坐实了，我们只能低头承认。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我的童年时光是在杨甲河畔度过的，杨甲河是我们那代人童年的快乐源泉，让夏日闷热无聊的时光变得生动有趣。

诗歌港

霞光里，灿烂的父亲

徐修强

黄昏里，镀上金身的
是堂屋的一把老椅
我看见父亲，如高耸的云杉
端坐在上面，饮茶喝酒
把温暖的家撑起

清晨

窗棂上的霞光照亮椅背
上山归来的父亲坐在饭香里
贫穷和疲惫让日子木讷
孩子们如麻雀堵不住嘴
筷子和碗威严地碰撞
母亲的目光如芦苇般柔软
小鸟仓皇飞出家门

旧时英雄已败给黄昏
父亲需要几次歇息
才能饮下夕阳的余晖
乡间小路上，我不止一次
生出接过犁耙的冲动

蔷薇花在门廊里散尽芬芳
窗外掉落的木屑
累积陈年旧事
老椅、花茶、烟袋
虚构父亲不变的老年
斜身在烟雾里
任由时光雕刻
把老椅坐成灿烂的自己

父爱

于云福

晨曦，天边泛起鱼肚白
第一缕阳光
轻吻您的脸庞
沟壑般的皱纹，写满岁月的沧桑
每一道皱纹
都镌刻着您近乎枯竭的身体里
迸发的无尽力量

忘不了

您掌心的老茧
厚重、密集而粗糙
那是经年累月的劳作
为这个家，为妻子儿女
留下的永不磨灭的勋章
就是这双青筋暴突的手
架起一座座有形的、无形的桥
让我在风雨中，笃定前行

忘不了

您的眼眸，不大却深邃
艰难的生活里，充满了沟沟坎坎
每当我望向您的双眸
就看到了执拗和刚毅
我知道
那满眼的期待和鼓励
是无尽的关爱与包容
更是对儿女永恒的祝福与希望

忘不了

当您步履不再矫健
眼神却依旧坚毅
您佝偻的躯体
总是尽力地向前向上
用无声的语言告诉我
孩子——去干，去拼，去闯荡
才是好儿郎

父亲，谢谢您

给我生命的时光
给我大爱的海洋
让我笃定于血脉里的诗与远方